

清詩話

續
博
誌

秋窗隨筆序

禮注云詩者承也。承著昭哲之能。詩緯云詩者持也。持契無邪之義。昔者穆叔拜鹿鳴之三。楚莊陳大武之六。子夏監素絢以起予。衛賜悟琢磨以告往。呂覽肇其四音。韓嬰厥有外傳。孫毓著異同之評。王基駁故訓之失。茲皆比興之支流。風人之別子。激揚雅訓。張設科條。後有能言。準斯爲例。吾友石亭先生。倦游京國。戢影瓜廬。蘊義懷文。情靈感發。遂爾扇辨囿之雕談。騁詩衢之逸軌。犁然有當於心。確乎其不得已。秋窗隨筆所由作也。夫秋凜淒清之氣。窗表匡居之名。筆者得意疾書。隨則匠心獨運。疏家例逐文以造義。達者每披文而見時。僕少溺篇章。長能論議。博觀約取。厥指數千。以高叟之固。釋絲衣爲祭靈星。以匡鼎之解頤。指關雎爲刺康后。楊柳雨雪四句。謝庭別有會心。鷄鳴風雨兩言。褚公不無偏解。請爲石亭增長波瀾。發揮理道。略申隅反。暢厥指歸。所以班史爲紀事之書。亦存樂志半卷。雕龍乃論文之籍。特著明詩一篇。鍾嶸持三品以程材。皎然頒十訣而示式。以古方今。比物比志也。斯論不

磨請以僕言爲先馬乎。乾隆四年歲在屠維協洽。辜月朔。堇浦杭世駿書。

古人書言簡味長。皆出於躬行心得之餘。故能明物察倫。苞含義理。使誦法者無以加也。後人僞作紛然。無識以照之。則鄭聲亂雅。生心害政。有不可勝言者。然亦各有所因也。若稗史。若演義。因而甚之。不自知其妄矣。因於易者怪。因於詩者淫。因於禮者窒。因於書者亂。因於春秋者武斷。於是乎文章爲天下裂。孰從而辨之哉。石亭覽古有識。能摘其妄。而是正。非特眼慧。亦其心清。吾知其讀破萬卷。必驅經史而反原也。豈止於此而已。乾隆五年歲在庚申。二月朔日。長洲夏一理書於澄觀草堂。

秋窗隨筆

西安馬 位石亭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今年余從京師歸里門。索居多暇。著隨筆一卷。半是秋窗風雨中
所成。聊寫己意。非敢尙論古人也。靄靄停雲。良朋闊絕。誰相知正
定耶。時乾隆己未八月初七日。

家語大有謬處。如孔子厄於陳蔡。絕糧七日。從者皆病。子曰。汝以仁者
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
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
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據孔子攝相。在靈公三十九年。三月卽去魯。
適陳。在陳主司城貞子家。靈公四十一年。至衛。卽有絕糧之厄。是年
孔子五十八歲。魯哀公之元年。吳夫差之二年。是年吳破楚。子胥未
死也。諫死在吳王之十三年。尙隔十一年。孔子何由先知其見殺乎。
後人僞作明矣。

離騷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舊註爲原生於寅年寅月寅日。張伯起云。以今考之。月雖寅而歲未必寅也。蓋攝提自是星名。卽劉向所言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是攝提乃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其攝提貞于孟陬。乃言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謂太歲在寅也。貞于字可玩。愚按周正建子。楚奉周朔。則寅月乃當時三月也。何得曰孟陬。攝提原謂太歲。依舊註爲是。而孟陬非寅月可知。攝提貞于孟陬。猶言寅年之正月。歲雖寅而月未必寅也。蓋屈原或以寅年子月寅日生矣。

淮南子。水清則魚聚。東方朔云。水至清則無魚。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乃是散文。全非頌體。

柳子厚謫龍說。可補入搜神記。

子厚始得西山宴遊記。前段有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等語。寫景頗極古峭歷落。後又有過湘江緣染谿一段。與前略複。便不聳目。

河閒婦一篇。託辭比喻。何苦持論至此。傷忠厚之遺。編之集外。宜矣。恐

是後來文士僞作

羅文傳不及毛穎傳

蘇老泉權書論六國中有云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夫六國俱係封建非開創者何得云暴霜露斬荆棘要是借六國發議以刺時事

子瞻賈誼論云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此乃姦雄作用非聖賢學問古之人汲汲行道不合則去無深謀機術若此如舉天下而唯所欲爲直戰國時蘇秦張儀商鞅之徒耳至於誼之立談痛哭未免少年剛銳激烈處所謂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方合聖人待價以沽之意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豈非確論也哉

竹坡詩話客有誦淵明閑情賦者想其於此亦自不淺或問座客淵明

有侍兒否。皆不知所對。有一人言有之。問其何以知。曰。所謂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此豈非有侍兒耶。于是座客皆發一笑。按王質雲。韜紹陶錄。錄中栗里年譜。大元九年甲申。君年二十。失妾。楚調詩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則淵明有侍兒可知。閑情賦或者其少作乎。然亦不可泥也。

石林詩話。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於沈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蓋方時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此論本之。昌黎送王秀才序。有託而逃焉之意。

宋玉九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踟跳而遠去。退之雜說。千里馬一篇。卽廣此意。而激昂感慨。同一寄託。黃帝之時。以鳳爲雞。楚人之國。以雞爲鳳。真而不以爲重。假而反重於真。可笑哉。前事見邯鄲淳笑林。後事見徐整通曆。

酉陽雜俎。白鹽崖有鹽如水晶。名君王鹽。青蓮詩。盤中祇有水晶鹽。蓋用此。

洛神賦大似九歌

隋曲有疏勒鹽。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或云關中人謂好爲鹽。故施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媚嫵吳娘笑是鹽。當時語也。今杖鼓譜中。尚有鹽杖聲。余秦人也。今關中語無以好爲鹽者。鹽殆唐方言耳。豈今人與千百年前異音耶。又按李肇唐國史補。關中人呼稻爲討。今則然。

又按陸璣毛詩疏。秦人謂柞爲櫟。謂蟪謂蚋蚋。爾雅捷爲舍人注。三輔以西謂蟪爲蜎。公羊傳注。踊豫也。關西言渾。儀禮有司徹注。秦人謂畝爲桃。漢書序傳注。三輔說牛蹄處爲躑。說文宏農謂犇爲帔。周禮考工記注。秦晉之閒。子之大者謂之曼胡。禮記內則注。秦人溲曰滌。此皆漢時語。攷今秦語。殊不然。

文心雕龍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鍾嶸詩品云。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

也。以此而推。聲律雖起於沈約。而以前粗已具之。陸雲相諠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閒陸士龍。是五言律聯。江淹別賦。春宮闕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是七言律聯。此亦近體之發端乎。

嚴滄浪云。押韻不必有出處。用事不必拘來歷。名手超脫。固自不妨。不可爲訓也。

樂天白牡丹詩。折來比顏色。一樹如瑤瑤。二字或可倒用。不然。直湊韻耳。

謝詩池塘生春草。李詩胡蝶忽然滿芳草。蕭子顯所謂有來斯應。最不能已。須其自來。不以力構。

劉昭字字休明。論詩云。五言如四十箇賢人。著一字如屠沽不得。覓句者。若掘得玉合子底。必有蓋。但精心求之。必獲其寶。可盡作詩用字之道。

皮日休劉棗強碑文云。與李賀同時。有劉棗強焉。名言史。有歌詩千首。美麗恢贍。自賀外。世莫得比。惜其作不多得。名亦見嚴滄浪詩話。

人知陶詩古淡。不言有琢句處。如微雨洗高林。清飆矯雲翮。神淵寫時雨。晨色奏景風。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詩固不於字句求工。卽如此等句。後人極意做作。不及也。況大體乎。

淵明有形贈影。影答形。及神釋詩三首。中句云。得酒莫苟辭。酒云消百憂。太白月下獨酌詩。有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二公風流孤邁。一種曠世獨立之致。異代同情。

彥周詩話。武帝爲李夫人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僕曰。因此則退之走馬來看。立不正之所祖述也。余有句云。野曠招遠風。草木綠不定。

杜詩萬里戎王子。許彥周詩話作明玉子。云不曉此詩指何物。張騫慚空到。又本草不收。定非葡萄也。按趙汭注。絕域之花。久種中國。殆爲明皇寵任。祿山託喻之意。強解摭入。尤可笑。然必須何將軍園林有此。少陵方詠以託興。究未詳何物。

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彥周謂其論道之語。然東坡詩

和 窗 隙 筆
鎔化樂天語及用樂天事甚多。如故將別語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不似楊枝別樂天。海天兇率兩茫然。腸斷閨中楊柳枝之類。雖作此論。終不免踐樂天之迹。

又古詩上山采交藤。交藤何首烏也。服之令人多慾生子。有采采芣苢之意。衛風云。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陸師農說。勺藥破血。欲其不成子。不知真有此意否。予謂詩人賦物。不過寫一時之情。豈必有深意。如古詩上山采薜蘿。按本草薜蘿。久服通神。與下山逢故夫。有何關照。又有涉江采芙蓉。豈芙蓉爲遺遠道之物乎。彥周此說殊穿鑿。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梁武帝評李嶺東書。亦云。臻此境者。難矣夫。

古人詩一樣者頗多。如何飲酒得長醉。直到太平時。節醒與邵堯夫安得中山千日酒。酩酊直到太平時。同許渾公道世閒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與滕倪白髮不能容相國。也同閒客滿頭生。同使遇皎然。定入偷語偷意詩例矣。此不過一時用意相類。非後人鈔襲者比。所

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卽自己亦常犯太白春風餘幾日。工部驂騮開道路。皆重見集中。

芥隱筆記。樂天詩。去歲暮春上巳。共泛洛水中流。今歲暮春上巳。獨立香山下頭。子瞻用之爲海外上元詩。愚謂此格不專出樂天。唐人中極多。如去年花裏畱連飲。暖日天桃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煙衰草馬頻嘶。又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攜。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是也。卽子瞻猶有前年家水東。回首夕陽麗。去年家水西。溼面春風雨。去年花落在徐州。對酒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嚴滄浪所謂扇對是也。

雲溪子曰。杜舍人牧楊柳詩云。巫娥廟裏低含雨。宋玉堂前斜帶風。滕郎中邁云。陶令門前買接羅。亞夫營裏拂旌旗。俱不言楊柳二字。最爲妙也。如此論詩。詩了無神致矣。詩人寫物。在不卽不離之間。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只依依兩字。曲盡態度。太白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何等含蓄。道破柳字益妙。若雲溪所論。則是晚唐人詠蜻蜓云。碧

玉眼睛雲母翅。輕于粉蝶瘦于蜂。石曼卿紅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亦得謂好詩耶。

范攄云。宋雍初無令譽。及嬰瞽疾。其詩名始彰。盧員外綸作擬僧之詩。僧清江作七夕之詠。劉隨州有眼作無眼之句。宋雍無眼作有眼之詩。詩流以爲四背。或云四倒。然辭意悉爲佳致。盧公詩云。願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清江詩云。惟愁更漏足。離別在明朝。劉隨州詩云。細雨溼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雍詩云。黃鳥不堪愁裏聽。綠楊宜向雨中看。以類而推。如陶靖節高人隱士之操。而有閒情一賦。宋廣平鐵石心腸而賦梅花。韓昌黎有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欲醉座添春。范文正有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皆偶然游戲翰墨。不得以常例論也。

竹坡詩話。徐陵玉臺新詠序云。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支。偏開兩靨。古今注云。燕支出西方。土人以染中國。謂之紅藍。以染粉爲婦人色。而俗乃用胭脂。或臙脂字。不知其何義也。杜少陵林花著雨臙脂

溼亦用此字。而白樂天三千宮女燕支面。卻用此二字。殊不可曉。蓋
燕脂燕支皆可通用。燕支又山名也。所謂失卻燕支山。使我婦女無
顏色。

虞美人草。古稱虞妃所化。聞行人唱虞美人曲。則兩葉搖動。按拍而舞。
或唱他辭。則寂然。沈鷺詩。應恨拔山人不渡。託根芳草到江東。益部
方物略記。蜀中虞美人草。予以虞作娛。意其草柔纖爲歌氣所動。故
其葉至小者。或動搖。美人以爲娛樂耳。娛字雖可通。遂失命名之旨
矣。

唐詩歌舞中多用靴字。張祜畫鼓不聞招節拍。錦靴空想挫腰肢。舒元
興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帷。太白詩。吳姬十五細馬馱。青
黛畫眉紅錦靴。杜牧詩。舞靴一任傍人看。按圖畫見聞志。唐代宗朝
令宮人侍左右者。穿紅錦鞞靴。想當時妝飾如此。

唐時始有紫薇。宋時始有蠟梅。

洛陽無白蓮花。白樂天自吳中帶種歸。始有之。有白蓮。泛舟詩及種白

蓮詩

姑熟有李太白十詠。而明月泉獨遺焉。見墨客揮犀。亦猶蜀中海棠無子美詩也。

昌黎送石處士詩云。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耳。包括北山移文一篇。

昌黎古詩勝近體。而近體中惟湘中酬張十一功曹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諸作。矯矯不羣。可以頡頏老杜。他如春風紅樹驚眠處。似妒歌童作豔聲。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鳴篴急吹爭落日。清歌緩送款行人。唐諸人莫及也。近體中得此。所謂已探驪龍珠。餘皆長物矣。

退之七古有絕似太白處。讀者自知之。

退之古詩。造語皆根柢經傳。故讀之猶陳列商周彝鼎。古痕斑然。令人起敬。時而火齊木難。錯落照眼。應接不暇。非徒作幽澀之語。如牛鬼蛇神也。

一溪初入千花明。萬壑度盡松風聲。令我神往起青鞵布襪之思。

韓翃星河秋一鴈。砧杵夜千家。崔峒清磬度山翠。閒雲來竹房。常建松際露明月。清光猶爲君。楊敬之碧山相倚暮。歸鴈一行斜。此等句無點煙火氣。非學力能到。宿慧人遇境。即便道出。唐山人球漸寒沙上路。欲暖水邊村。亦蘊藉有致。

李昌谷詩。錢塘蘇小小。白香山詩。揚州蘇小小。

長吉善用白字。如雄雞一聲天下白。吟詩一夜東方白。薊門白于水。一夜綠房迎白曉。一山唯白曉。皆奇句。

秦王飲酒詩。羲和敲日玻璃聲。不知有出。不抑自鑄偉辭。

五粒小松歌。有云。當是五鬣。鬣訛粒。非也。五代史。鄭遨聞華山有五粒松。可證不訛。所謂新香幾粒。洪厓飯。新香可飯。或者松子乎。

少陵春去春來洞庭闊。白蘋愁殺白頭人。太白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人。風神搖漾。一語百情。李杜洵敵手也。

老杜夢李白云。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昌黎答孟郊詩。人皆餘酒肉。子獨不得飽。同一慨然。而古人交情。於此可見。